

「我，不過是個老屁股。」他在博客中用一句簡單的話介紹自己。

從文字開始認識他：罵人時嚴厲尖銳，說笑時幽默滑稽，提及家人時情感真摯，說理時明辨是非。本來覺得他是個遙不可及的作家，直至親見其人，我總算捕捉到具體的畫面：紅光滿臉，笑容爽朗，健步如飛，來去匆匆。這就是我對張大春的印象。

張大春爽直的性格，一直都交到不少朋友。工作繁忙的他，基本上很少可以跟老朋友每年一聚。「我每年都會見一些七、八年沒見的老朋友，很多都是見過幾遍，然後很久沒有來往。」今年來城大作評審嘉賓的老師們，例如章詒和、鄭愁予、焦桐都是他老朋友。與張大春相交甚深的章詒和，兩人見面時一個擁抱，一句「章大姐」已經看見其情誼。

擁有一兒一女的張大春，二零零三年為兒女寫下《聆聽父親》一書。由於兒女年紀還小，認得的字有限，未能閱讀此書。雖然從事寫作，但他說：「我的興趣跟他們一點關係也沒有。」不過，他的孩子已經在生活細節流露出父親點點影子，「在情感上還非常依賴，可是他們會自己閱讀課外書，而且很喜歡玩遊戲。」

從不斷質疑找到自己的立足點

張大春

採訪、撰文：張淑誼（香港城市大學）

interview

提到《聆聽父親》一書，張大春承認寫的時候情緒有激動一面，但他從不會把自己的著作從頭看一遍，「包括再版，都沒有再看過一遍，看看開頭就是了。」

## 名很無聊

在內地、台灣兩岸，甚至國外都名聲甚響的張大春，對於自己的作品沒有甚麼仔細分類，他也很簡單地說道：「以前寫的、現在寫的；完成的、未完成的。」即使名聲響亮，但談到名利，他搖搖頭，「這個『名』很無聊，我一點談都不想談。」要是談的就只有一句話：「不值得討論。」在他眼中，名利之談是一文不值。

隨著年紀漸長，張大春坦承「年紀越大，就會變得老實一點。」但實話實說的性格未有改變。從古至今，不少作家、文化評論者對政治、社會的評論，都可以引來民眾不同程度的迴響，不過張大春並沒因為壓力而有所顧忌，「我從來對公共事件發表意見，都是不留情的，我連我的朋友也是一樣對待。」他形容自己是個「喜歡罵人，有話直說」的人。有筆在手，頓成一把銳不可當的刀，一針見血。

張大春說話時聲線洪亮，笑聲爽朗，走出來一副氣派樣子，但罵起人來毫不留情，對寫作亦有自己一貫嚴謹原則。

張大春常常在自己的博客回應讀者留言，曾經有一句回應是：「對我在這一行裡最有用的啟發就是不斷質疑我作為一個作家的能力和動機。」文字的影響力量可以十分驚人，尤其在科技發達的社會，資訊廣泛傳播。作家往往是一個被注意的目標。

「因為我們說的話會被媒體放大，尤其所謂『知名作家』。」他覺得面對這種情況，必先把自已的身份角色弄清楚。「我們都必須把

『自我感覺良好』的情況降低，而且降得很低。這是一種自知的過程。」他認為作家本來就是普通人，只是通過寫作被媒體放大，作家自身一定要很快還原自己角色。「透過質疑，還原自己，這是最基本的東西。」

選擇以寫作為終身職業的張大春，是因為這種熱誠令他選擇留守至今嗎？「沒那麼簡單。」他簡短地回答，「甚麼都不會，所以選擇寫作。」現在張大春每天都堅持寫作，寫京劇，博客、微博、專欄、電台節目，「沒有任何一個工作可以取代寫作。」張大春表示，他想寫的東西太多。「不過我的態度是把以前寫的東西忘掉，把現在寫的東西寫好，把想要寫的東西不斷的質疑。」